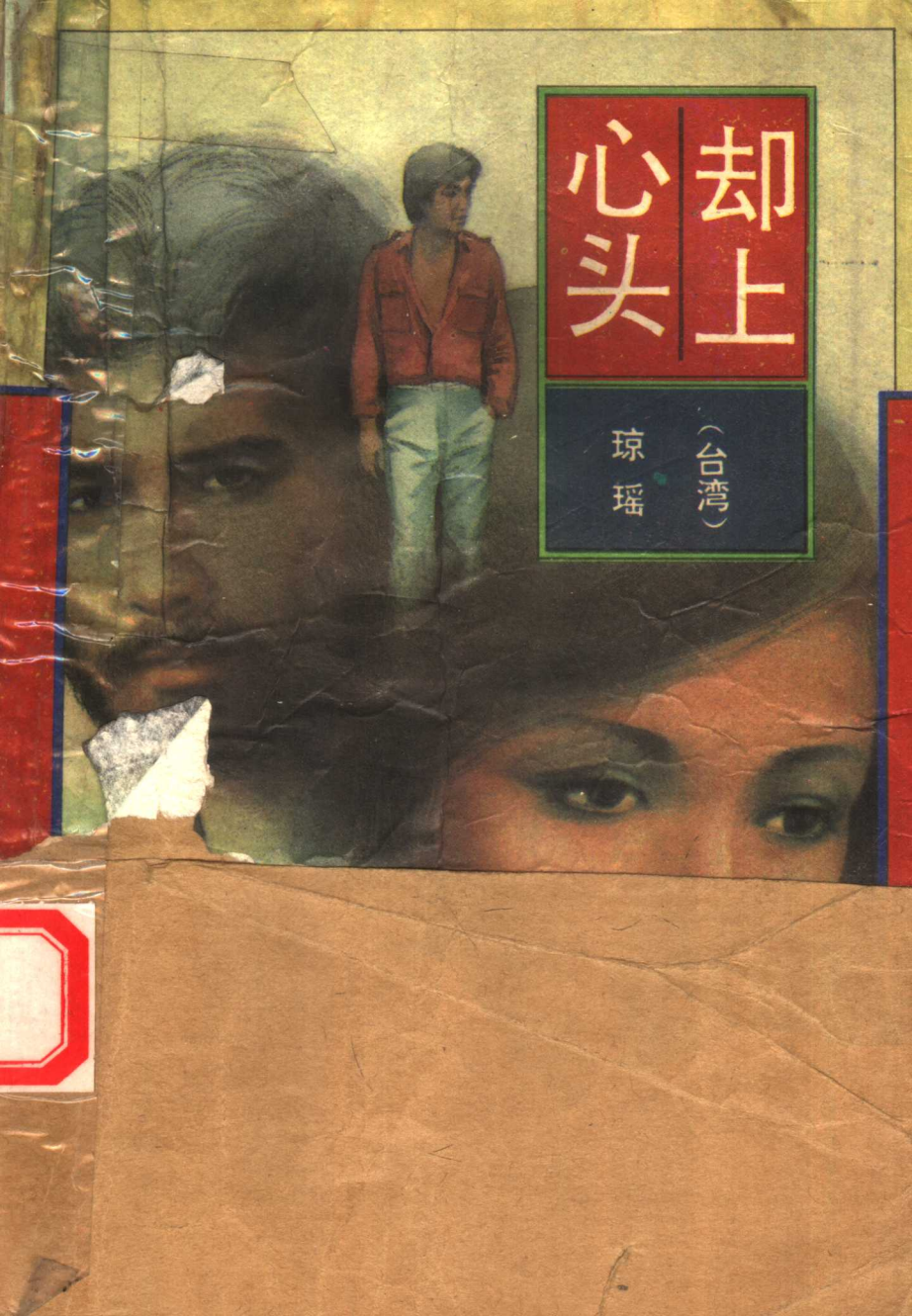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mplex collage. A large, dark, textured face occupies the left and center, with a smaller, more defined face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. A man in a red jacket and light blue pants stands in the upper center.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muted colors and textures, including a large piece of brown paper at the bottom. The title is in a red box, and the author's name is in a blue box.

却上心头

琼瑶

(台湾)

却上心头

陈忠实



I247.5

2074

却上心头

(台湾)

琼瑶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却上心头

作者：(台湾) 琼 瑶

责任编辑：王 妍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12 千

印张：5.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31,000 册

版次：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63-0528-3/I·527

定价：2.8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全集自序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，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借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

式，统一编排，出版这套《琼瑶全集》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“六个梦”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分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“残缺的自传”，有“童年”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中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

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！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经不起读者的考验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“全集”出版前夕，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，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《琼瑶全集》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 瑶

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于台北可园

夏迎蓝坐在那冷气十足的大办公厅里，刚刚从街上带进来的满身燥热，已经消失无踪，两只裸露的胳膊，反而感到几分凉意。她下意识地拉拉衬衫领子，贯注精神，去打量那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董事长。

这董事长很像董事长，两鬓斑白，近视眼镜，挺直的鼻梁和一张坚毅的嘴。在桌上，有块黑底金字的名牌，刻着“董事长：萧彬”等字样。夏迎蓝就坐在他书桌对面的一张皮椅中，正被这位萧彬董事长从头到脚地观察，他手中握了一叠卷宗，显然是她的一切资料。他看看资料再看看她，将近十分钟了，始终就没说过话。噢，夏迎蓝心中暗暗感叹着，要找一个职业居然这么困难！一星期以来，她已经见过这家“达远贸易行”的组长、科长、副理、经理、总经理秘书、总经理，以至这位董事长。不过是个秘书缺，居然要闯五关，斩六将，本来嘛，她刚来应征的时候，就有一百多位都是大学毕业的学生来竞争，她考过英文信件、打字、中英文阅读能力、中文写作能力、应对能力，居然还做过一次智力测验！简

直比大专联考还难！

“嗯，夏小姐！”

那董事长终于开了口，把痴坐在那儿呆想的夏迎蓝吓了一跳，她慌忙坐正身子，正视萧彬。

“你家在台中，你为什么到台北来找工作呢？”萧彬问，语气和声调都非常平稳，非常慈祥，那镜片后面的一对眼睛虽然敏锐，却也温和。

“我认为在台北比较容易找事。”她坦白地回答，“尤其我读的是职业学校，受过职业训练，如果不能学以致用，也相当可惜。”

“你一分钟可以打八十个字，并不容易啊！”

“这并不是我最好的成绩，”她笑笑，“在学校里，我曾经打过一百以上。我还有很好的珠算本领，但是，”她再笑笑，“我参观过你们公司，仿佛一切都电脑化了，我的珠算大概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！”

萧彬斜靠在椅子上，拿起桌上的一支签字笔玩弄着，带着种感兴味的表情，他很好奇地望着面前这个女孩。那么年轻，履历上写着二十岁，才从高职毕业。有对明亮的大眼睛，黑白分明，长而黑的睫毛向上微翘，使她整个面容都笼罩在一种充满青春气息的明媚里。眉毛黑而修长，嘴唇红润而小巧，实在是个“相当美丽”的女孩，那直直披泻毫无润饰的头发，更增加了她几分纯纯的、甜甜的味道。萧彬知道她为什么能通过那么多关，被推荐到他面前来了。她美丽！美丽往往是个比才华更占优势的条件，使人一见面就有“好感”。爱美，是每一个人的天性！他微笑起来，更深地注视她，笑

着说：

“你似乎很有把握，你会被我们公司录取？”

“哦，并不。”她又笑了，她很爱笑，笑容中有种动人的天真，“但是，我猜，那么多报名的人中间，能够有幸运见到董事长的并不多。”

“是不多，”他紧盯着她，“只有八个！”

“噢，”她一怔，脸上的阳光立即消失了一半，笑容就被一阵乌云所遮盖了。她很快地、直率地表示了她的失望和惆怅，“原来只有八分之一的机会！我还以为……我是唯一的一个！唉！”叹了口气，她垂下的睫毛忽然又飞快地扬了起来，希望重新在眼睛中闪烁，“那么，萧董事长，你有权淘汰其他七个人！”

“你认为你比其他七个都强吗？”萧彬敏锐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她肯定地说。

“噢，你并不谦虚啊？”

“在竞争中，不需要谦虚，只需要能力！”

他沉思地看她，她脸上有股热切的神情。

“你很需要这份工作吗？”他沉吟地问。

“是啊！我既然舍得离开父母来台北，当然希望找到一个好工作。”

“家里要你赚钱吗？”

“不。我家虽然过得很节省，但是并不贫穷，我父亲教中学，妈妈教小学，我还有三个在求学的弟妹，父母的负担很重，可是，他们却不要求我赚钱养家，只要求我‘独立’。当然，如果我能赚很多钱，寄回去一部分，会让我自己觉得有

份骄傲感和成就感。”

“你知道，”萧彬心里的欣赏在加重，神色上反而显得平淡了，“我见过的女孩中，有很多都是家境贫寒，生活清苦，她们更需要这份工作，来赚钱养家！”

“哦，”她脸色变了，眼底有一丝近乎“反叛”的光芒在跳跃，“我以为你要找一个能干的女秘书，并不知道你在开救济院！”她站起身来，抓起椅子上的皮包，“那么，我不打搅你了，你时间宝贵，我也宝贵，我还要去立标水泥公司！”

“立标？”他怔了怔，“你去立标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在征求打字员！我想，我一定会被录取！希望他们不在开救济院！”

“等一等！”萧彬正色说，“你似乎不知道，立标公司也是我们的！”

“噢！”她惊呼，眼珠瞪得圆滚滚的，惊异地打量萧彬，点了点头，“难怪……韶青已经告诉过我，你是个大企业家，又尖锐又能干又难缠！这工作还是不来应征为妙。不过，你的企业网绝对不能伸向台北每个角落。我总有路走的！”

她把皮包甩在背上，挺潇洒的。微往上仰的小下巴，有股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的傲气。她身材修长，腰肢纤细。萧彬看着她，咬了咬嘴唇。

“韶青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为了他你才来台北吧？”

“对了一半。”她说，“我正和她同居在一起。”

“嗨！”他微微吃了一惊，“你不觉得你的年龄太小了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大胆？”

“我不相信你那么道学，也不相信你这么保守。不过，我

说过你只对了一半，韶青和我同租了一间公寓，她不是男人，而是女孩，只比我大一岁，在中华航空公司做地勤。她家也在台中，和我是先后同学，也是好朋友……”她忽然住了口，惊奇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说了这么多，“好了，既然被淘汰了，也不必这么详细地介绍我自己。我要走了。”

“怎么知道你被淘汰了？”萧彬抬抬眉毛，“我说过你被淘汰了吗？”

她一怔，站住，回头，扬起了睫毛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抿紧了嘴唇，怀疑地看他。

“你知道工作的性质了？”他正色说，“你要整理我的档案、回信、拆信、看信、答复订货单、接电话、打字、处理我的见客时间……唔，你还要先熟悉我的朋友、家庭和来往客户……慢慢来吧，总要一两个月才能上轨道。明天早上九点就来上班，你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的隔壁，单独的一间。现在起，你算达远的正式人员，如果需要用钱，可以先到会计处去领半个月薪水，我们以一万五千元起薪。先不要太高兴，我出高薪，是因为工作繁杂，你必须很努力工作才行。”

她默然了几秒钟，睫毛闪了闪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说有很多人比我更需要这工作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微笑着，“可是我这儿不是救济院！”

她又怔了一会儿，忽然明白过来，她翩然转身，面对着他，扬起眉毛，神采飞扬：“你是说，我被录用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她居然结舌起来，“为什么选择了
我？”

“要我直说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的能力，你的傲气，你的敏锐，你的年轻，再加上你的美丽……所以，你得到了这个工作！”

她微微一愣。

“美丽也是录取条件之一吗？这不太公平吧？容貌是与生俱来的。”

“怎么？”萧彬很有兴味地研判着她，“你不会在为那些容貌不及你的人抱不平吧？”

“有一些。”她笑了，笑容里有份坦荡荡的温柔，“谢谢你‘以貌取人’，我该写封信回家，也谢谢爸爸和妈妈。”

萧彬也笑了，正要说什么，桌上的按键电话“嘟嘟嘟”地响了起来，萧彬伸手去接，忽然住了手，转头望着她：

“试试你的第一件工作，接一接这个电话！”

她大踏步地冲到桌边，取下耳机，看到那电话机上有个小灯闪呀闪的，她生平没用过这种电话，不禁对着那电话机发起呆来，萧彬淡然一笑：

“这是第五号电话，你要先按下五号的白键，才能接通。”

“哦！”她按了键，脸微微一红，好一个有能力的秘书小姐，连接电话都不会！她避开他那带点嘲弄的眼光，把电话按在耳朵上，“这儿是达远贸易公司董事长室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”她清脆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找董事长！”对方是一个女性，语气颤抖而带着哭音，声音却又柔又嫩又细致。

她怔了怔，这电话来得颇为怪异！

“请问您是哪一位？”她很“秘书”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是祝采薇呀！”对方略惊愕又略有愠意，“你是新来的秘书小姐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她慌忙说，“请等一等！”她捂住听筒，转向萧彬，“有位名叫卓采梅的小姐找你，她好像在哭呢！”

“卓采梅？”萧彬比她还糊涂，皱起眉头寻思，忽然恍然大悟，他接过听筒，对她说，“这是第一课，祝采薇，庆祝的祝，蔷薇的薇，记清这个名字，她是我的儿媳妇，也是全家的宠儿。现在，你出去吧，明天早上九点来上班！出去吧，我要和她谈谈！”

“谢谢！”她微笑弯腰，很快地转过身子，翩然地走出房间，她知道，最好不要介入董事长的家务事。

走出董事长室，她长长地松了口气，外面是间会客室，然后有条走廊，两边分别是办公厅，都是高级职员办公室，什么总经理室、副总经理室、外销科长室、内销科长室……等等，当然，最靠近董事长室的，是一间董事长秘书室。至于总经理副总经理，几乎都有秘书室。夏迎蓝抽了口气，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也挤入这个台北名企业家的公司里来了。她径直走向电梯，这栋大厦全是萧家的产业，一楼二楼在经营建筑公司，三四五六七八楼分别是达远外围公司的办公室，九楼十楼就全是达远贸易公司的了。九楼是大办公厅，大约有好几百的员工在办公，十楼就是高级职员和董事长室了。

她按了电梯的钮，电梯从一楼往上爬，她抱了皮包，心情喜悦而激动，等待着电梯的来到。电梯到了，里面出来了几个抱卷宗的职员，分别去找他们的上司了。她走进电梯，正

要按钮，有个职员不知道打哪间房里冒出来，对着这边大喊：“电梯！等人！”

她本能地按住 10 号钮，心里有些模糊的好笑，那人喊“电梯，等人”，实在有些滑稽，好像电梯能听人说话似的。她等着，那人冲进来了，手里抱着一大堆的文件卷宗，额上冒着汗珠，一走进门，就叽哩咕噜地说：

“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这些经理老祖宗真会折腾人！”

她看看这位“同事”，不禁怔了怔，好一张年轻的脸庞！浓眉、大眼、棕褐色的皮肤，一米八〇以上的身高，简直像个电影明星，不去演电影，跑来这儿抱文件，实在是浪费天然资源！她瞪他，发现他也在瞪她。

“喂，”她先开口，“去几楼？”

“你去几楼？”他反问。

“一楼。”

“那么，我也去一楼。”

她看了看他手中的卷宗。

“你下班了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呀！才早上十一点。怎么能下班？”

“那么，你去一楼干什么？”

“送你呀！”他坦率地瞪大眼睛，“我是交际科科长，有客必送。”

“哦，”她失笑了，“我不是客。”

“当然，你是董事长新聘的女秘书，对于董事长的女秘书，我也有义务送一送。”

“噢，”她扬扬睫毛，“你怎么知道我被聘用了？”

“我看过所有应征者的照片，你最漂亮。不过，我没有想到你比照片还漂亮，当然，你录取了，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哼着，心里有些不安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在暗示我，董事长很……很……”

“好色？”他代她答了出来，爽朗而明快，“这不是他的缺点，这是所有男人的缺点！你不用顾虑这个，他只是喜欢漂亮女孩，不会动歪脑筋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正色点点头。

“你跟了他很久吗？”

“嗯，很久了。”

“你看来还很年轻呀！”

他耸耸肩，笑笑，眼睛很黑，牙齿很白。黑人牙膏真可以找他拍广告！她想着，电梯停了。

她走出这幢“达远大厦”，那交际科科长也跟出了大厦，双目炯炯地看了她一会儿。

“告诉我一件事，”她好奇地开口，“你知不知道我前任秘书怎样了？”

“肚子大了，不干了！”

“噢！”她吓了一跳。

“别紧张，她结了婚，当然会有小孩。”

“哦，我以为董事长只用未婚的小姐。”

“本来是未婚，干了一年就结婚了，嫁给董事长的弟弟当续弦。”

“很美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。董事长选秘书一定要选漂亮的！，他说，早上来上班，如果面对一张夜叉脸，会让人工作情绪降低，你不知道，再前一任的秘书才真漂亮，一进公司让所有男职员眼睛发直……”他打量她，从头看到脚，叹了口气，非常惋惜似的，“坦白说，你虽然漂亮，和她一比，就比下去了。”

“哦！”她咬咬嘴唇，“现在呢？她去哪儿了？”

“当然也结婚了，女人最后都走这条路！她现在是董事长的儿媳妇！”

“哎！”她惊讶地低呼了一声，忽然想起刚刚接过的那个电话，“她姓卓……不不！是祝，祝采薇，是吗？”

“哇！”这回轮到他来惊讶了，“你认识？”

她摇摇头，却故作神秘地抿了抿嘴角。

“要当董事长的私人秘书，当然要了解他的私人状况和家庭情形。”

“你都知道了吗？”他惊奇地问。

“不，”她坦率地说了，“一无所知。”

他笑了起来，再度上上下下地打量她，眼中似乎含着某种深意，这注视使她不安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看——你将来会成为董事长的什么人！”

“你——”她挑起眉毛，恼怒地跺了跺脚，有种被侮辱了的感觉，“你把人看得太扁了！我保证，我只当女秘书，决不会嫁给董事长的任何人！”

“别说得太早了，一连三任女秘书，都成了萧家人，你——大概也注定了！”